



▲《優獸大都會2》劇照。

好久不見！朱迪和尼克

《優獸大都會2》上映時，最讓人驚訝的其實不是它帶來了多少新鮮的設定，而是它讓人幾乎忘記了《優獸大都會》距今已時隔九年。這九年間，世界變了、觀眾變了，但朱迪與尼克卻像始終陪伴在我們身邊的朋友一樣，一出場便讓人熟悉又安心。

續作注定會與前作比較，尤其是像這種口碑極高的作品。或許《優獸大都會2》的笑點密度不如第一部那麼狂放，但這並不影響它本身是一部可愛、溫馨且成功的續作。

故事核心依舊落在「打破偏見」上。第一部揭示了刻板印象如何形成與造成傷害，而第二部則更進一步，探討了在被標籤化的環境中如何保持自我，如何與他人建立真正的理解與信任。這不僅是故事的延展，更像是對第一部議題的成熟補充。優獸大都會之所以迷人，不只是因為城市多彩，而是因為它容納了各種差異。

朱迪與尼克的關係無疑是整部電影最動人的支點。從初次相識的互相試探，到再次並肩作戰，他們之間的默契與信任在續作中有了更飽滿的展現。兩人的互動既輕鬆又真誠，像老朋友一樣一個眼神就能讀懂對方，但仍保有那種「在相處中共同成长」的感動。電影讓角色關係自然延展——不是刻意升級，也不是重複套路，而是像生活般地推移：越懂得彼此、越能依靠對方。

正因為如此，《優獸大都會2》雖然沒有第一部那樣的「劃時代驚喜」，卻呈現了續作少見的成熟魅力。

最終，《優獸大都會2》帶來的，是那種「原來我這麼想念他們」的感覺。它溫柔地證明：真正成功的角色不會因為時間而淡去，他們會悄悄留在觀眾心底，九年後依然能像舊時光般鮮活。

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本性難移的伴侶(下)

禪宗寺院的掌廚忙中出錯，在菜園收菜時誤將死蛇頭混入蔬菜，做了一鍋湯。用餐的僧侶讚不絕口，住持的筷子卻夾到了蛇頭。他問：這是什麼？掌廚跑上去一口吃下蛇頭，眾僧哄堂大笑。美國心理學家James Cordova用這個故事作為比喻，主張和伴侶發生爭吵時，自己該像掌廚吞下蛇頭那樣「吞下過錯」，而不是責備對方，要求對方作出改變。

實際生活中，伴侶間發生矛盾時多半會將對方的言行解讀為他們對自己不關心、不愛護，自己是受傷害的一方。但一味希望對方讓步、改變，自己卻不願「丟面子」主動解釋，結果只能是矛盾愈演愈烈，一拍兩散。Cordova說，人們對最親密者最不設防，也就最容易因此受傷。多數矛盾中，伴侶表達的其實不是不滿、憤怒，而是失望、受傷，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渴望受到對方重視、珍惜。所以，應該像接受邀請「進入對方瓷器店的公牛」，盡可能避免傷害伴侶的言行。

哪怕伴侶不完全理解對方的行事邏輯，表達出希望了解對方的姿態也有助於他們放下抵觸情緒，較為心平氣和地交流。Cordova在商店對妻子的「奢侈」品味開了玩笑後趕緊道歉。對方接受了他的歉意，表示理解配偶不是故意在外人面前下她的面子，一場風波消弭於無形。不過他也提醒大家：道歉不會像按下開關，立竿見影，而更像澆在乾地上的水，慢慢滲入，緩解旱情。

正如聖方濟所說：與其希望被人理解，不如試圖理解別人；與其希望受到安慰，不如嘗試安慰別人。放過對方就是放過自己，這個道理也適用於情侶之外的其他人際關係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晚歸，路過一家小小的麵包店，餐櫃裏，各色麵包冒着眼睛都能「聞」到的烘焙香，臨街櫥窗上，一行醒目的大字「少買點，經常來」。看着這六個字，我忽然很有觸動。沒有電商的年月，每天必去一趟菜場。那時在菜場做生意的攤主，絕大部分是鎮郊種菜、養豬雞鴨的農戶，每天到菜場做生意，是他們幹了一輩子甚至傳了數代的活計。在這個菜場，不論買的還是賣的，都沒指望做「大單」，大家心裏清楚，這個地方「經常來」。

定居北京後，我有好多年住在煙

十一月的江蘇雖已入冬，卻很有「秋高氣爽」的模樣——天高雲淡陽光燦爛，略有寒意卻無凍感。在這樣的好天氣裏，一群受邀來中國「看江蘇」的海外華文作家，分別從北美、歐洲、東南亞、東北亞和澳洲匯聚南京。他們先在南京參觀了雅然古典傢具藝術博物館，夜遊了老門東，然後在第二天驅車來到鎮江，走訪了中國醋文化博物館、賽珍珠故居和金山寺，第三天又去揚州遊瘦西湖看中國大運河博物館，並參加「水韻新篇，華文共譜——海外華文作家看江蘇座談會」。三天的「看江蘇」行程，有對城市歷史的了解，也有對地方文化

我較接近的災難事件，應算是二〇〇八年的汶川大地震。當年五月發生地震之時，我正於內地的汕頭大學工作，雖然汕頭遠離地震災區，但我親眼目睹汕頭市的居民自發地組織救援隊伍和捐贈物資，無分彼此地援助災民。當年暑假之後我回港參與粵劇界的工作，香港社會亦發起各樣支援活動，籌募善款捐贈汶川地區。我有好幾次聯同粵劇界資深演員參加傳媒的義演節目，深切感受到「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」的中國傳統美德。

近日收到幾張香港音樂家的最新錄音，各有值得介紹的故事，本欄會陸續與讀者分享。

首先是由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前院長蔡敏德指揮倫敦交響樂團，演出德伏扎克第八交響曲，以及三首小提琴與樂隊作品，由華納公司出版（附圖）。

印象中這是香港指揮與國際一級樂團灌錄唱片的首次。類似級別的錄音可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董麟出任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前，指揮倫敦另一大團Philharmonia，錄製拉赫曼尼諾夫第二交響曲，由英國ASV公司出版。八十年代港樂首席客席指揮

鮮靚菌作羹

出席「香港參與深圳讀書月」的講座，以「尋找香港非遺飲食」為題，介紹香港的地區美食與文化，促進深港閱讀與文化交流。活動圓滿結束，一行好友到商場吃菇菌火鍋，配文昌雞、清遠雞，斬件快煮，肉滑味濃。

菇菌種類多，明代《君子堂日詢手鏡》提到一種特別的菇菌：「有菌甚鮮美，作羹，其味未有逾於此者。雷過則生，須疾採，稍遲，非腐則老，故呼為『靚菌』。亦有曝乾作臘，雖佳，不如鮮烹者遠甚。予謂即滇南之雞棕、燕窠之屬，但此物不多產耳。」「靚」字為「雷」的異體字。古時有「靚菌」，打雷即生，需及時採摘，作湯羹味美。可曬乾久藏，產量不多，與雞枞菌、燕窩一樣珍貴。

菇菌色味繁多，不熟悉的不宜食用，宋代《墨客揮犀》就談到一些菇菌的危險性：「菌不可妄食。

火氣旺盛的南城。下班回家，順手在路邊攤買點水果蔬菜、滷肉醬菜、花生瓜子，算着量，夠一兩天吃足矣，明天想吃明天再買。這是圖個食材新鮮可口，似乎也是為了挑挑揀揀、討價還價那點樂趣。小市場小攤販，像毛細血管，一點一滴給我們提供生活補給。網購發達後，按說買東西更方便了，但不知為什麼，買的量反而變多了。以前買雞蛋一個兩個，現在一打兩打，開始是為省運費、滿減折扣，慢慢成了習慣。於是，生活中的麻煩少了，樂趣似乎也少了。

的感受，既飽覽了風景，也品嚐了美食，令這些海外遊子們興奮不已，感觸良多。

作為陪同者，我參與了這次由「江蘇有線」組織的「海外華文作家看江蘇」活動。在這些活動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參觀中國醋文化博物館。在這座號稱「有味道的博物館」裏，我看到了海外作家們對中國醋文化的濃烈興趣——他們在海外都喜歡購買和食用恆順香醋，如今來到原產地了解它的發展歷史和生產過程，使他們格外興奮。通過考察他們知道了原來「恆順」的歷史可以遠推至清朝道光年間，「恆順香醋」的前身是「京口

這一次是無情大火吞噬大埔宏福苑，仿似「火燒連環炮」的場景出現眼前。在近期乾燥的天氣之下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。令人憂慮的是屋苑較為老舊，也住着不少長者，他們難以快速逃離火場，情況實在令人擔心。電視新聞報道的畫面令人深感不安。外牆棚架不斷散落，大部分窗戶火光熊熊，相鄰樓宇的火勢互相蔓延，我看着電視屏幕也感心痛。

不單消防人員努力滅火及搶救被困居民，沒多久大埔區周遭的市民亦自發地到來幫忙。不少市民帶來食物

甄健豪也指揮過芝加哥交響樂團廣播演出，當時沒有作商業錄音。

在唱片業處於低潮的今天，蔡敏德能夠與倫敦老牌樂團作商業錄音，那是非常難得的成就。從唱片資料介紹，錄音去年二月在倫敦音色最好的Sir Henry Wood廳進行，由資深錄音師Michael Fine主理，以兩天時間完成，港產指揮由此登上國際唱片版圖。

據蔡敏德介紹，這張唱片的緣起是由意大利小提琴家Gian Paolo

建寧縣山石間，忽生一菌，大如車蓋。鄉民異之，取以為饌，食者輒死。凡菌為羹，照人無影者，不可食，食殺人。又有菌叢生於朽木，或糞壤上，其形如瑞芝，潔白可愛，夜則有光，可以鑒物。」鄉民覺得大菇特別，不了解當中毒性。另有菇菌夜會發光，現在仍可見。

清代《清稗類鈔》記「蠶食菌而笑」，「蠶」解老婦，故事說她吃菇菌後大笑，實質也是中毒，文說：「菌有一種，食之得乾笑疾，人呼之為『笑矣乎』，不言其可以致死也。然此菌實有毒，笑而不已，久之必死。」幸好「以蒜荔煎湯可治之」，最後得以無恙。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「少買點，經常來」

讓我再對小麵包店的「六字真言」做點「閱讀理解」吧。店主勸顧客「少買點」，多少打着希望顧客「經常來」的算盤，常來常往，生意才好做，薄利多銷，本來就是小本經營都懂的不二法則。對顧客來說，為了「經常來」，真不妨「少買點」。就算生活是一大塊麥芽糖，也要零敲碎打地吃，才甜得有滋有味。

人生或長或短，都不是一次「大批發」，更不是一場「大甩賣」，而是千百萬次的「零售」。人生是有終點的旅行，但抵達的方式不是點對點的飛機，也不是飛速奔馳的

醋的前身原是酒

百花酒」，恆順乃「以酒起家，因醋聞名」——這使海外作家們在品嘗博物館提供的各種口味香醋時紛紛驚呼：難怪喝醋時有些噁人，原來醋的「前身」是酒。

中國人廣為食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漢代，那時醋稱為酢，也稱為苦酒。中國歷史上幾乎人所盡知的「吃醋」故事則發生在唐代：房玄齡妻為捍衛婚姻，不惜喝下唐太宗賜飲的「毒酒」，飲後方知原來御賜的是醋。海外作家們雖然身在海外，他們的舌尖和胃想來還是「中國的」，以吃醋表示愛情中的排他性大概也是他們文化基因中與生俱來

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

及衣物給予逃離火場的居民，他們組成人鏈就像螞蟻搬家運送物資，即使互不相識仍然群策群力。大埔區的商場亦開放給居民暫時避難，電子產品店及通訊商免費讓居民的手機充電，好讓居民能夠盡快聯絡失聯親屬。有些未能聯絡親屬的居民情緒激動，旁邊其他居民紛紛上前安慰。特區政府官員和地區團體全面出動，在緊急時候守望相助，解決困難。

這時候就是發揮「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」的香港精神。網上有市民呼籲捐血行動，更多其他社區的市民自

香港指揮的首次

Peloso的邀請，作為他準備灌錄十張唱片的計劃之一。不說不知，原來該獨奏家曾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，因此也有一定的香港緣分。

三首小提琴作品以外，純交響作品的選擇有個過程。蔡敏德作為捷克現代作曲家Martinů的權威，而且多年受教於已故捷克指揮大師Jiří Bělohlávek，自然希望演奏Martinů的作品。只是受錄音時間所限，最後選擇了《德八》，用了一天的時間完成錄音，翌日也完成蕭頌《音詩》、

家住大埔，發生五級大火的宏福苑，離我家不過步行十五分鐘的距離。那一夜，除了消防官兵奮力撲救，大埔街坊也迅速行動起來。

熟悉的街角串燒店前，晚間十點已聚集了三四十人。這裏成了臨時物資中心：街坊們不斷送來瓶裝水、牛奶、泡麵，義工們立即分類整理；有人高聲通報庇護中心所需物資，話音未落便有騎手踩上單車，載着打包好的物資疾馳而去。與他們擦肩的，是下一批送物資而來的市民。我趕往超市買了兩箱水與牛奶，連同隨身充電寶一併捐出。

返家不久，便見串燒店在社交媒體發文：「物資已非常充足，暫停收集。」不禁感嘆——火災無情，人間有愛。此後不足二十四小時，這個物資點先後四次發文：三次因物資足夠暫停收集，一次因義工人數飽和。我預約了次日傍晚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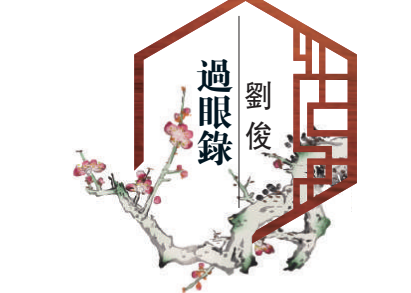
高鐵，而是綠皮火車，走走停停，有時會晚點。兜兜轉轉的日子裏，我們要和自己、和他人、和心靈、和肉體、和時間、和空間進行無數次討價還價，每一次的成交量，都不妨少一點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的「染色體」——這就難怪他們在面對「醋」時有那麼多的味蕾記憶和文化感慨。

酒醋一身。面對恆順的鎮江香醋，海外華文作家們會不會醉呢？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聖桑《哈瓦那舞曲》和《引子和隨想迴旋曲》。

唱片中的音樂流暢自然，弦樂和木管尤其出色。三首小提琴與樂隊作品錄音動態明快，獨奏家猶如站在面前演奏，每一個音符清晰無比，樂團出色的伴奏就成為牡丹綠葉。



逢周一見報

守望相助

點獻血，沒想到下午就收到通知：血庫因市民踴躍捐獻已存量充足，呼籲大家一至兩周後再捐，以維持穩定。

「物資足夠」、「血庫充足」——這八個字，正是香港這座城市最動人的註腳。災難突如其來，來不及號召，也不需要動員，素不相識的人就能迅速凝聚成溫暖的力量。那晚串燒店前的燈光，照見的不只是物資的流轉，更是這座城市血脈中流淌的良善。

災難終會過去，但這份守望相助的情誼，會如街角那家串燒店的燈光，長久地溫暖着每個大埔人的記憶。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